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

灯芯般的小媳妇儿
说是：好大一块碑：

云彩般的小姐：
其实跟你说不清白……



灯草花儿黄

恨铁 著

Deng Cao Hua Er Hua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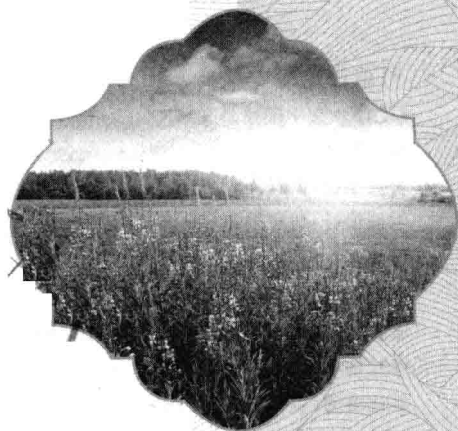
敦煌文艺出版社



毛泽东
文学院精品文丛

灯芯般的小媳妇儿
说是：好大一块碑：

云彩般的：小姐：
其实跟你说不清白……



灯草花儿黄

恨铁著

Deng Cao Hua Er Hua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灯草花儿黄 / 恨铁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ISBN 978-7-5468-0979-3

I. ①灯… II. ①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057 号

灯草花儿黄

(毛泽东文学院精品文丛)

恨 铁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3 000

ISBN 978-7-5468-0979-3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C 目录
Contents

迷失的云彩	1
灯草花儿黄	27
七个老人八颗牙	56
三月毛毛不过年	92
左眼跳右眼缩	129
好大一块碑	162
后 记	198

迷失的云彩

一

我没法否定，干我们这行的就像外面人想象的那么无耻下贱。我承认我们或许已经没了廉耻，可那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。真的，第一次接完客时，没一个人不哭的，就像小时候在深山里迷了夜路那样又急又怕，就哭了。当然，这时会有人来安慰你，没事没事，有了第一次就没事了，这就是道理。我们就是在这种道理中一步一步朝前走，就像小时候坐梭梭板，城里人叫滑梯，只要坐上去你就根本无法停下来。……

我不想说我的第一次了，好在现在我不是那时的我，我已经是这个行当里出色的人物。

我怕什么呢？我已经定好了目标：赚足 20 万元就不干了。我想好了，赚足 20 万之后，我就回老家去嫁人，没人知道的。我真名叫二妹，在这里我叫心仪。没人知道我曾干了什么。我才不会再回那个山村去呢！父母不在世了，哥嫂从来就不值得我牵挂，14 岁我出来打工，本身就是哥嫂的主意。我还回去干啥？我会在县城买套房子，10 万元足够了，然后找个自己满意的男人嫁过去。不信你等着瞧吧！那么，现在我还担心什么？我唯一担心的是生意不好。

二

眼镜男人出现在春节临近的一个烦人的日子。准确地说，是2002年腊月二十四的中午。你们也许不清楚，干我们这行的最怕过节，每到过节，我们的生意便要差许多。按文人的说就是“门前冷落鞍马稀”。我想有个更重要原因就是过节单位放了假，放了假，那些男人们大都被老婆关在家里了。还有，每到节日前夕，公安部门便一窝蜂地行动了，好几个警察还找过我，让我给他提供线索，……于是，过节时的生意再差也只好干着急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许多姐妹干脆回家度假去了。可我不想回去，回去有什么意思？除了可爱的小侄子，家里没一个人可让我牵挂的，所以我怕过节。前几年盼过节，那是因为收入再多没自己的份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姐妹们大都走了，我真希望也能找一个地方，像她们一样过几天舒心的日子。

就因为这样，当老板娘叫我过去，说有个男人想带我去过春节，我马上爽快地答应了。尽管他出的价钱并不高，一星期才1000元，当然，他得包吃包住包行，还能不能再加一点？

他说：“我……”他的神态跟以往的客人都不同，说了个“我”字便半天没下文了，然后一个劲地推眼镜，其实再用一点劲，把眼镜推上去后往里按一按，眼镜就不用再推了。可是他就那样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推，推上去了又让它滑下来，然后又推，脸都推红了。

我想，这么个连话都不敢说的窝囊家伙也来找小姐？还要带一个星期？我忍不住笑了。我想他大概在考虑价格。才1000元，老板娘还要拿210元，我能高兴得起来？不想去了，可谁让是这该死的春节呢？一连三天，我才接了两个客人，……眼镜终于从眼镜里推出一句话：“只要你扮几天我女朋友就行，不要……”

我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。但我没多想。我想他肯定是不好意思，或者想以此作为条件讨价还价。我一面后悔自己不该这么爽快地答

应，一面马上给他施加了压力：“那当然啦！这只能算台费，要特殊服务的话得另外再给小费的。”

他扭头望向门外，声音像蚊子呢喃：“好吧。”

为了不至于受骗，我还跟他签了一份文字协议。我想好了，跟我签了协议，如果他违约，我就把这协议复印几百份，有老婆孩子的送他老婆孩子，有单位的送他单位领导，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送给纪委，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就算是外企老板，纪律约束不了他，我也会送给他所有的同事朋友，我看他脸面有多厚？再不行送到新闻部门。

不信你就试试，看我敢不敢。我怕什么？我一个早就不要脸面的人怕什么？你看现在，当我提出签协议时，“眼镜”不就磨磨蹭蹭不太愿意？当然，我知道他不愿意的原因绝不是想毁约，而是怕这事传出去不那么光彩。

我说：“只要到时候你不违约，结束时我会将协议归还给你。”

这样，我们才签了如下协议：

租用未婚妻协议

甲方：刘星

乙方：心仪

经双方协商，自愿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乙方自愿租给甲方使用，甲方自愿租用乙方，租用期间，乙方为甲方未婚妻。

二、租期：2002年旧历腊月二十八至2003年正月初四，时间一星期。

三、甲方义务：

1. 共付给乙方租金1000元，2002年旧历腊月二十九付500元，2003年正月初五付500元；

2. 此期间的吃住行一切费用由甲方负责；

3. 保证乙方的人身、财产安全。

四、乙方义务：

1. 在此期间，承认自己是甲方未婚妻，并保证不出任何漏洞。

2. 不得中途退却，更不得有其他违法行为。

五、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。

六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七、合同期满，乙方应将自持协议交由甲方销毁。

八、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签名）：刘星

乙方（签名）：心仪

2002 年旧历腊月二十八

协议签好之后，我马上上了趟卫生间，拨了他说的单位电话，问刘星在不在，对方说他请假回老家过春节去了。回过头，我又悄悄拨了“184”，查询这个号码的用户，电话提示音告诉我的用户名再次证明他没有撒谎。更让你想不到的是，协议也是我让他亲笔复写的。他说去电脑上写，既快又看起来舒服。我说不，万一被人发现你不是很麻烦？他便写了。这样，我就有了他整篇文字的笔迹，难道这笔迹也能造假？我也不会把协议带在身上，交给了一个姐妹。我带在身上万一被他弄去销毁了怎么办？

好笑是不是？我成了克格勃，是不是？

三

就从一件衣服说起吧。想到老板娘拿去的 210 元，我就烦。我只能让“眼镜”帮我补回来是不是？腊月二十九清晨，我们登上了湛江开往襄樊的 1474 次列车，直奔“眼镜”的老家——湘西北某山区农村。

我是湖南人，能不知道春节该多带几件衣服？但我想的是，到下车时，不让他买件衣服，我就不是我了。

在湛江上车时，我就开始设想让他送我一件什么样的衣服了。我真想有件上档次的衣服。当然不可能是张曼玉穿在身上的那种，那不是要10多万美金吗？就这样干一辈子也买不了。我只想要一件三五百元的。真的，你可能认为三五百不贵，但你去看看，我们这些姐妹有几人穿过上档次的衣服？至少我没有。我的裙子没一条超过50元的，唯一惹人注目的是透明加超短；我的上衣也没一件不是廉价的，唯一引人注目的是袒胸露臂。我们大都不会把钱花在吃穿上。如果好不容易拥有了一套上点档次的衣服，我们也舍不得天天穿，大部分时间都像对待宝贝一样放在那里。

但这回，当我知道“眼镜”也是湖南人，而且老家离我老家不过百余公里后，我决计找他要一件好些的衣服，待“工作”结束后回老家风光风光去。

车过柳州，我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。“眼镜”已经开始给自己加衣服了。他自己穿上毛衣时，问我：“不冷吗？”我非常果断地说：“不。”他说：“姿势真能避寒冷？”我把嘴凑到他耳边，悄悄地说：“有种姿势一丝不挂不也很暖和？”

没想到“眼镜”听了我的话后一阵面红耳赤。当然，先只是愣了一阵，然后又推眼镜，本来推上去按一下就不用再推了，可他偏偏要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推，直把自己推得面红耳赤。

我快活极了。我能不快活吗？我从没遇上这样的主儿。如果我也老老实实，到时候他真的按协议说的不要特殊服务，那我哪有额外进项？

对了，我差点忘了“眼镜”租我的原因。说起来很简单，这个叫刘星的男人不大不小30岁了，在一家外企工作，硕士生，还是个独生子，让人羡慕死了。要是我也是硕士生该多好，就不用干这行了。不过也不一定吧，硕士生也不一定处处吃香是吧？刘星不就连女朋友都没有吗？还得出钱租我去当他女朋友回家跟他父母过春节。有回碰上一个30来岁的客人，他说，要女朋友干啥？结婚干啥？好多有家的人不是

连饭也不在家里做？结了婚就难得有那么自由，……

我害怕“眼镜”不会在协议之外再施舍，只好更加努力。

我见那句“肉麻”的话让他尴尬至极，马上摇身娇滴滴地成了清纯状，说，人家是怕你不满意，想尽快进入角色嘛！如果不想听的话我不再说了嘛。于是，我装作很认真地问他：“为什么要带我这种人去冒充女朋友？不怕掉价？”他没说话，又一门心思地推眼镜。我忍不住笑了。我相信我的笑声很甜，连邻铺的旅客也望着我，跟着我甜甜地笑了。我兴奋极了，趁势开始了对他的进攻。我干脆伸手吊住了他的肩膀，然后把嘴送到他耳边，轻轻地说：“不告诉我我就缠住你不放！”他，无可奈何，一边求我放开一边说了原因。他说现在还不想找女朋友，他想留学，找了女朋友然后留学的话，说不定将来双方都会受伤害，而老家的父母只知道要尽早娶儿媳抱孙子。前几天来电话说，家乡有位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回老家的教师，说明白点，父母亲已经请了媒人，女方也相当满意。而这位“眼镜”连跟自己朝夕相处的好多好女孩子都不想谈，更何况老家？有朋友便帮他出了现在这个主意，把父母骗过去不就得了？

“眼镜”告诉我这些后，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不知怎么会有种酸不溜秋的感觉。我甚至想，如果哪天我真能嫁个像“眼镜”这样的男人，那该多好啊！

我当然知道这种想法荒唐到了不能再荒唐的地步，比做梦还做梦。我突然就不想理他了。“我要去做梦了。”我说。没朝他看，我便爬上中铺去了。胡思乱想了一会儿，我对自己说：那么现在，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他身上多捞点“油水”。

火车驶进湘西北一个小县城是在第二天凌晨5点。乘务员的提醒也没让我醒来。睡觉真舒服啊，好久没睡过这么长的一觉了。“眼镜”推醒我的时候，我差点以为是来了“客人”。真的，这几年来，我几乎没离开过工作间。当然，除被人带出去以外。大部分姐妹都这样。有极少数姐妹在外面租了住处，那是有了长期固定的大客户。此外，大部分都在“工作间”睡觉。这样才有可能接到更多的客人。我知道那地方不

是真正能睡觉的地方，“独立”出来后，我也曾想过去外面租间安静的房子。我都设计好了，三四个平方就行，能放一张钢丝床，然后一个小小的梳妆台，梳妆台上放一个小镜子、一把小梳子，再放几瓶化妆品就行了。钢丝床当然是靠墙放着，墙上要洁白如雪，陈旧点也没关系，我会去买几张白纸糊上，再在上面贴点什么，小床上要铺上粉红色的垫单，南方天气不冷，再买一床蓝色的毛巾被就行了。

我是这样想的：我也要每天“工作”下班后回家，一个人好好地享受自己的世界，不让任何人去我家打扰我。

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老板娘，我问她能不能帮我找间便宜些的房子。没等老板娘回答，有个小姐妹便说：“你疯了！才‘独立’几天就想享受？干我们这行有必要去租房？”

我还有什么理由那样做？

被子脏点就脏点吧，再干净的东西被人用了不就脏了？

只是，真的，这么多年了，像今晚在火车上这样睡个好觉的日子实在太少。

“快起来吧，马上到站了。”

在“眼镜”一连串的催促声中，我才明白自己是在轻松的旅途中。

“眼镜”又加了一件毛衣。然后说，下了车会很冷的，你也把毛衣穿上吧。我这才被他的话提醒了，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。我笑笑，说：

“我才不冷哩！”

“真的，你现在这样子绝对不行！”

这我还不知道吗？我才穿了一套牛仔装。

我当然不会不冷。刚下车来，我便觉得浑身上下像冰块一样，北风狼嚎一样，嚎叫中又成了一条条拼命逃窜的蛇，专往身体里暖和的地方钻，仿佛要吸尽我体内的每一丝温度。望着夜幕下来来往往的人流，看着别人都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我甚至有些恐惧。我后悔动身之前真不该为了打“眼镜”一件衣服的主意而出如此下策。假如他任我这么冻下去那可怎么办？

好在我终于没有失算。我挽着他的手臂没走几步，他便停了下来，

推了几下眼镜，再次问：

“真的不冷吗？”

问完他忍不住隐隐发笑了。

我用非常来电非常磁性的眼光望了望他，笑笑，偏着头，傻傻的，哆嗦着说：“就不冷。”我真有些害怕他再让我冻下去，马上又说：“不过，借‘男朋友’的衣服穿穿也是可以的吧？”

“你没带衣服？”他瞪大眼睛问。

“我哪知道这鬼地方会这么冷，我又没来过。我哪知道零度就这样冷？我只知道夏天在冰柜里拿冰棍好舒服哩！那不也是零度以下吗？”

我这种“傻傻”的味道不错吧？你猜怎么样？“眼镜”一下子不再推眼镜了，傻乎乎地笑了几声，然后赶紧将旅行箱里的衣服拿了一件让我先穿上，然后带我去逛了商场，帮我买了一件标价 380 元的羽绒服。

四

记忆之门就是在进入商场之时突然开启的。就像小时候去隔壁找伙伴，在门外拼命叫他，没人应声，便推开了他家虚掩的房门，可刚要推门，门却突然被拉开了，那位调皮的伙伴原来一直躲在门后面，等的就是自己能被他的顽皮逗一番。

进商场前，我怎么会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呢？不也才 4 年吗？

进门便是楼梯，28 步阶梯，4 年前我曾在上楼梯时数过的。上了楼梯便是满屋的衣服，铺天盖地挂在齐我肩高的铁架上，一排排，让人心花怒放。

唤醒我记忆的还不是这些。唤醒我记忆的是上楼后左边第一个柜台的那张又白又胖的脸，4 年前的那张脸是一张慈祥的女人脸，那女人大概跟我妈差不多，尽管看起来比我妈年轻——旁边有个做作业的小女孩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年龄——说不定就一样的年龄。别人忙着在她妈妈的货柜内选衣服时，我看她在写初二的寒假作业。我家里也有，那天都正

月初八了，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，她怎么还没做完呢？我——都已经做完了。她正为一道题苦思冥想，我告诉她怎么做。

她问我是哪个学校的，一中还是二中。我什么也没来得及说，她又说，是一中吧，这么难的题都能做一定是一中的。一中就是不一样，可是她妈舍不得出钱让她读一中，说初中在哪儿读都一样。

就在她嘀嘀咕咕时，她妈终于接过了话题，说谁让你不好好考？她妈显然看出我是农村来的了，见我站在那里傻乎乎的，便问：“爸妈在外打工是不是？要去看你爸妈？怎么年前不去呢？这不都要开学了？”

没等我发话，我们一行的几个姐妹已经选好衣服过来付款了。一个大姐说：“屁爸妈，早死了，他哥嫂让我们带她去打工呢！”

“打工？她才多大？”女老板惊讶地问。

“多大？14岁。”

我的眼泪便毫不争气地哗啦啦淌了一脸。

没等她再往下说，姐妹已经开始催了，快走吧，火车马上进站了。

我就那样拉起衣袖边擦眼泪边跟着她们下了楼梯。下到楼梯中间时，我还扭头望过那张慈祥的脸，我当时还有些不明白，她怎么还盯着我呢？我又不是她什么亲戚！

那楼梯28步，那是我进商场时低着头一步一步数的。今天又记起来了。因为那张慈祥的脸还在那儿。

还是上楼后的左边，还是那个收银台，还是又白又胖的慈祥的脸，只是不见了那个留娃娃头的小女孩。

看见她的那一刻，我有些害怕了，怕她认出我来。但她没有。她怎么能认出我来？大概是为了生意，我和“眼镜”一上楼，她便笑容满面地招呼，老熟人似的。

我本来很快在心里做了决定：不在她这儿买衣服。“眼镜”却早已行动了，还跟我说，自己每年回来都在这买衣，服务热情，也不宰客。我有什么理由不依他？

我一面应承着说好吧，一边却有种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心头。在来这之前，我还一直在心里拨算盘一样噼里啪啦。远远地望见这幢高楼，望

见楼顶巨大的“服饰城”几个字时，就在想，要买衣就是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地方一般是不会卖廉价劣质衣服的。进了服饰城，我怕他让我自己去买，又说，别在这里买吧，这种大商场衣服太贵。他一言不发。我又说，我买太贵的棉衣干啥？穿上一星期就没作用了。他还是一言不发。我又说，要不就借你们家的棉衣穿穿，反正也就那么几天。

他终于忍不住笑了。他大概是知道了我的良苦用心，说：“算了吧。”

然后就给我买了一件，在那个女人的店里。

我只差没高呼万岁。一感激，职业习惯又让我走上前去贴在他耳边死皮赖脸地说：“到时候减免特殊服务的小费怎么样？”

五

从商场到汽车站才一站路，本容不了我想太多，可一堆堆往事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，也许就因为这恼火的县城。其实，4年前，是我第一次进县城。那也是这个季节。我从小就想去看一次县城，但绝不是想以那种形式去。我想，初中毕业时，我一定要考上全县唯一的省级重点中学——县一中。老师们都相信我绝对没问题—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。

我听到这话就烦。会出什么意外？每次考试我都是年级第一，会出什么意外？难道我会在考试那天突然死了？只是没想到，后来的意外是我中途离开校园。

春节过后，村里大群大群丫头像清早挤出鸡笼的鸡，咯咯咯叫开了，你几时动身？初四还是初八？你呢？我妹妹也去哩！我都跟老板讲好了。

也许嫂子根本不知道，那女孩早就做了“老板娘”。不过现在回想起来，嫂子不可能不知道的。

我怎么会那么蠢呢？现在想来都好笑。也许就因为我只知道一门心思地读书吧。难怪当初好多同学都叫我书呆子。

就连嫂子在骗我出门时，我还在异想天开。嫂子说：妹，你去吧。

那里有学校，你可以边打工赚钱边读书的。家里实在没钱给你交学费了。我二话没说便答应了。动身的前一天晚上，我甚至还收拾了书包。嫂子又说，那边还怕没书包买？说完她还给了我200元钱，告诉我车费才120元，80块钱还不能买个好书包？

谁叫我哥不在呢？我哥那天干什么去了？其实哥没出远门，肯定是去哪儿打麻将了。哥要在的话我就会问清楚，到了那边谁帮我交学费，谁帮我去买书包，谁帮我送米到学校去。总之，还有好多问题要问问哥，哥不会不给个满意答复给我吧？可哥不在，一夜没回来，第二天一大早，那个“姐姐”来邀我了，当着嫂子面表了态，说得多好：“放心吧，有我在还怕什么？我又不是外人你还不放心吗？”

我怎么就相信了她呢？

我不是说不想提过去了吗？我怎么说话不算话？不算话就不算话吧。我早就喜欢说话不算话了，早就说什么都是骗人。既然现在想说些真话，就破一次例吧。

跟“姐姐”来南方后，一连三天玩得好高兴的，那么高的楼房，那么多的车子，那么多的人，姐姐让我吃好的玩好的，几天就让我把读书的事给忘了。那些天，唯一让我担心的是怕走丢。我一连几天都梦见自己坐在一叶小舟上，在茫茫大海里漂泊。好几次还被梦吓醒了。“姐姐”说肯定是白天看了海。我想“姐姐”肯定没说错，我不是天天白天看海吗？我不是长这么大从没看见过海吗？

没想到三天后我真的走丢了。

我本来是不会走丢的，尽管是在晚上。我分明是和“姐姐”一块出的门，“姐姐”说带我去买件新衣服。我们一直手牵着手。“姐姐”帮我买了衣服后，我们又手牵手在一条五彩缤纷的街道上逛。“姐姐”还帮我买了好几瓶“太子奶”，我从没喝过，又香又甜。

我真不该喝那么多的。谁让我那么馋呢？后来我要上厕所了，“姐姐”这才到一家“美容店”找老板借厕所。也就那么一会儿，老家人常说的一泡尿的时间。我走出厕所时，老板还笑嘻嘻地告诉我，你姐一会儿就来。我就放心地等……

好在3年后，老板娘和她身后的老板——“姐姐”——双双被抓，我也恢复了自由。问题是3年后我早已不是3年前的女孩了。我们好多姐妹都跟我一样。有个姐妹回家后待了不到一星期，马上跑了回来，说：“反正已经这样了！”我们现在还是小孩吗？谁还敢像以前一样欺负我们吗？后来的半年里，我们每到一个“美容院”，首先要跟老板谈判，台费归老板，小费自己收。我们还得跟老板签协议。如果她违约，我们就举报，我们手中的协议就是证据。有一个老板就因为要代收小费后来又扣留我们的小费，我们一行动，让公安给罚了15万元。那件事一传开，整个“行业秩序”也彻底“改观”。

自此以后，我们再也没了受人剥削的感觉。胜利的滋味真不错。

回家的感觉真好啊。家乡的山比过去更绿，家乡的风比过去更亲，家乡人的口音比过去更甜，一路上，我早成了一只快乐的小鸟，早成了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。

我不该天真吗？我还不到18岁啊！

可我没有倾诉的对象。“眼镜”木头一个，不像回家，倒像去奔丧。

我终于厚着脸皮把嘴贴在他耳边说：“我真的好喜欢你。”

然后不由分说地将头靠在他的肩头。

他只顾推眼镜。没听见一样。没把我推开已经很不错了。

“我将来找男朋友就要找你这样的。”我知道自己越来越不要脸了。

他还是只顾推眼镜。

“我给你当牛当马都行。”我又说我真的有种想流泪的感觉。

他还是推眼镜。

我很可笑是不是？你别以为我真的对他动心了。我有资格动心吗？

六

让我下决心从“眼镜”父母身上下手的原因，是我对“眼镜”不抱半点希望了。

到“眼镜”家后，“眼镜”居然真的不跟我睡觉。“眼镜”家并不是我所想象的“楼上楼下”的那种富裕人家，很平常的那种农家。后来他母亲告诉我，由于供“眼镜”读书，房子也没来得及翻修。三间木屋，老家叫“板壁屋”。老家大都是这种结构：中间是堂屋，相当于城里的客厅吧。东头一间隔成了两半，内半是猪圈和厕所，外间是厨房。西头一间也是两半，内外都是卧房。到了他家后，我其实一直是那样想的：不就两张床吗？我看你“眼镜”不跟我睡？我难道真征服不了这么个木头？

到他家的那天正是除夕。按老家风俗，除夕之夜得“守岁”。有道是“三十夜间的火，十五夜间的灯”。每年除夕，老家人都要把火坑烧得旺旺的，摆上花生、瓜子什么的，一家人围着火坑一直聊到新年到来。现在有了电视，可以看文艺晚会，时间就更容易打发了。

但总还得睡觉啊！中央电视台的晚会结束了，我也感到有些困了，“眼镜”母亲说：

“妹儿，星儿，你们都去睡吧。你们睡里屋吧！”

没想到“眼镜”这回连眼镜架也没推，马上对他母亲说：

“妈你说什么？我和爸睡，你和她睡！”

我大吃一惊，然后彻底失望了。

其实，在刚进门时，我就看出他母亲对我的感觉相当不错。他母亲见我第一眼时，眼睛睁得好大，似乎还倒吸了一口气。她一定是被我的年轻美丽所震惊了。实不相瞒，我真的很漂亮。好些客人和姐妹都说过，说我像陈宝莲，要脸蛋有脸蛋，要曲线有曲线。

现在我当然不会给人陈宝莲的感觉。这些我懂，现在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，是硕士生未婚妻。我相信此刻谁也不会以为我是做小姐的，连口红也没擦，只是擦了点唇膏，让嘴唇润润的就行。脸上连粉底也没擦，擦了点润肤霜。我穿的羽绒衣也是和“眼镜”在商店精心挑选过的，既不土气也不刺眼。

我整个就是一副“淑女”“小丫头”的打扮，“眼镜”母亲看见30岁的儿子带回这么个“小儿媳”，能不高兴？